

浪

跡

續

談

浪天續談卷六

福州梁章鉅撰

戲綵亭聯

溫州郡署寓眷屬於三堂庭院極寬敞相宅者皆嫌其不聚氣必於前廊構一亭子以收束之且可藉爲歲時演劇之所恭兒題亭扁曰戲綵跋云宋溫州通判趙岷迎養其父清獻公於倅廳構戲綵堂當時傳爲盛事東坡頽濱皆有詩已詳第二卷今資政公亦就養郡齋而茲亭適成因以名之並請余撰爲楹聯余亦卽用此事題柱云舞綵又成亭故事遠慚清獻德逢場憑作戲正聲合補廣徵詩持次兒

丁辰由內閣請假南來省視亦於亭角附題一聯云勝地
許循咳成茲樂事齊心殷舞綵讓爾先聲跋云敬叔弟屬
撰亭聯因答其意付之亦可謂一時佳話矣

看戲

吾鄉龔海峯先生官平涼時其哲嗣四人皆隨侍暑齋讀
書一日偶以音觴召客齋中四人者各躍躍作看戲之想
先生飭之曰試問讀書好乎看戲好乎可各以意對其少
子文季觀察瑞穀還答曰看戲好先生愀然斥之退長子
端伯郡丞式穀對曰自然是讀書好先生笑曰此老生常
談也誰不會說次子益仲孝廉受穀對曰書也須讀戲也

須看先生曰此調停兩可之說恰似汝之爲人三子小峯
邑侯對曰讀書卽是看戲看戲卽是讀書先生掀髯大笑
曰得之矣聞其時甘肅有譚半仙者頗能知未來事先生
延致署中數月臨行手畫四扇一作老梅數枝略綴疎蔬
以贈端伯一作古柏一樹旁無他物以贈益仲一作牡丹
數本以贈小峯一作蘆葦叢叢以贈文季且語先生曰將
來四公子所成就大略視此矣由今觀之則與所答看戲
之言亦隱隱相應也

文班武班

劇場有南戲比戲之目不過以曲調分近人有文班武班

之目文班指崑曲武班指秦腔則截然兩途矣余金星不入命於音律懵無所知故每遇劇筵但愛看聲色喧騰之齣在京師日有京官專嗜崑腔者每觀劇必攤綴白裘於凡以手按板拍節羣目之爲專門名家余最笑之謂此如講古帖字畫者必陳集古錄及宣和書畫譜對觀適足形其不韻真賞鑒家斷不如是也憶在蘭州日適薩湘林將軍由哈密內召入關過訪素知其精於音律因邀同官以音觴讌之坐定優人呈戲本余默寫六字曰非思凡卽南浦握於掌中將軍果適點此兩齣余曰君何必費心余已代爲之矣開掌示之合座皆笑湘林正色語余曰戲雖小

道而必以雅奏爲高若猥語亂談則輿隸所樂聞豈可以入吾輩之耳余曰君言誠是然旣已演戲則徵歌選舞自以聲色兼備爲佳若徒賞其低唱恬吟則但令一人鼓喉和一笛足矣又何必聚一班數十人於後臺爲之結綵張燈肆筵設席而品評其行頭之好腳色之多乎台座羣以爲然而湘林爲之語塞矣比年余僑居邗水就養甌江時有演戲之局大約專講崑腔者不過十之三與余同嗜者竟十之七矣

生旦淨末

生旦淨末之名自宋有之然武林舊事所載亦多不可解

惟莊岳委談云傳奇以戲爲稱謂其顛倒而無實耳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汚不潔而命以淨也枝山猥談則云生淨旦末等名有謂反稱又或託之唐莊宗者皆謬也此本金元闌闌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云市語者也生卽男子旦曰裝旦色淨曰淨兒末乃末泥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義理之有至堅瓠集謂樂記注言優俳雜戲如獼猴之狀乃知生狴也且狴也莊子援獼狴以爲雌淨狴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丑狴也廣韻犬性驕謂俳優如獸所謂獶雜子女也此近穿鑿恐非事實

工尺

工尺等字宋遼以來卽用之宋樂書云黃鐘用合字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黃鐘濔用六字大呂夾鍾清用五字遼世大樂各詞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按此卽朱子所謂半字譜也

封神傳

余於劇筵頗喜演封神傳謂尙是三代故事也憶吾鄉林樾亭先生嘗與余談封神傳一書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

欲與西游記水滸傳鼎立而三因偶讀尚書武成篇惟爾

有神尙克相予語演成此傳其封神事則隱據六韜

舊唐書禮

儀志

陰謀太平御覽引

史記封禪書唐書禮儀志各書鋪張俶

詭非盡無本也我少時嘗欲仿此書演成黃帝戰蚩尤事而以九天元女兵法經緯其間繼欲演伯禹治水事而以山海經所紀助其波瀾又欲演周穆王八駿巡行事而以穆天子傳所書作爲質幹再各博採古書以附益之亦可爲小說大觀惜老而無及矣

姜太公

余嘗觀訪賢一齣世皆稱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而此班優

人通名乃云七十二歲衆皆笑之余曰此優暗合道妙殆有所授之未可厚非也荀子君道篇云文王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行年七十有二鬪然而齒墮矣東方朔客難亦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韓詩外傳四亦云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桓譚新論亦云太公年七十餘乃升爲師後漢書高彪傳亦云呂尙七十氣冠三軍皆不言至八十始遇文王也惟孔叢子記問篇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列女傳齊管妾媵語亦同今世人皆仿其說然越絕書計倪曰太公九十而不伐紂磻溪人也楚詞九辨亦云太公九十而顯榮淮南子說林訓注

亦同則其年且過八十矣歧說錯出余爲戲據說苑一條以折其衷按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蓋荀子各書所載乃相周之初孔叢子所載乃封齊之末原始要終言之則衆說皆合矣

甘羅

俗皆稱甘羅十二爲秦相殆本史記甘茂傳羅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以說張唐說趙功封爲上卿按上卿非必丞相也羅祖茂曾爲左丞相俗語殆因此而誤然比史彭城王浹傳云昔甘羅爲秦相未能書儀禮疏云甘羅十二相

秦杜牧詩云甘羅昔作秦丞相則此誤亦久矣

蘇秦激張儀

戲綵亭前家宴有演投趙激儀劇者諸兒女皆茫然不知所謂余笑曰爾等縱不讀史記亦未觀列國志乎翼曰次兒丁辰卽檢史記以進因付兒女徧視之乃各恍然大悟讀書卽是看戲看戲卽是讀書良不虛也因節錄其文如左用便觀者云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念莫可使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戒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

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甯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始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奉以車馬金幣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

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約從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呼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貂蟬

三國志演義言王允獻貂蟬於董卓作連環計正史中實無貂蟬之名惟董卓傳云卓嘗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云云李長吉作呂將軍歌云榼榼銀韞搖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蓋卽指貂蟬事而小說從而演之也黃右原告余曰開元占經卷三十三熒惑犯須女占注云漢書通

志曹操未得志先誘董卓進刁蟬以惑其君此事異同不可攷而刁蟬之卽貂蟬則確有其人矣漢書通志今亦不傳無以斷之

周倉

三國志演義言關公裨將有周倉甚勇而正史中實無其人惟魯肅傳云肅邀與關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關云云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關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之使去疑此人卽周倉明人小說似卽因此而演單刀二字亦從此傳中出

也然元人魯貞作漢壽亭侯碑已有乘赤兔兮從周倉語則明以前已有其說矣今山西通志云周將軍倉平陸人初爲張寶將後遇關公於卧牛山遂相從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守麥城死之亦見順德府志謂與參軍王甫同死則里居事跡卓然可紀未可以正史偶遺其名而疑之也

王槭秋燈叢話云周將軍倉殉節麥城而墓無可攷稽其遺蹟卽長坂坡曹劉交兵處也因訪麥城故址在邑東南四十里久被沮水衝塌成河僅存堤塹名曰麥城堤有任主者夢將軍示以葬所遂告知縣陳公掘其地深丈許露石墳一座頗堅固乃掩之而封樹其上植碑以表焉或

有疑任生之作僞者夫去地丈餘烏知有墓且一經掘視
昭然不爽則英靈所格豈子虛哉

王昭君

漢書元帝紀云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嫱爲閼氏匈奴傳云
王牆字昭君惟後漢書南匈奴傳作嫱錢竹汀先生曰說
文無嫱字左傳妃嬙嬪御唐石經本作牆則匈奴傳作牆
不誤而元帝紀之嫱恐轉誤牆字說文亦未收也西京雜
記言漢元帝使畫工寫宮人昭君獨不行賂乃惡寫之既
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年十七進之
帝以地遠不幸及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

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惟抱琵琶出塞乃烏孫公主事與
昭君無干傅元琵琶賦序詳言之載在宋書樂志後人因
石崇王明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
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云云遂附會以爲昭君
爾杜詩千載琵琶作胡語殆亦本於石崇

祝英臺

宜室志云祝英臺上虞祝氏女也僞爲男裝游學與會稽
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
知其爲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
氏子矣山伯後爲鄞令病死葬鄞城西祝適馬氏舟過墓

所風濤不能進問知有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晉丞相謝安秦表其墓曰義婦冢

單雄信

舊唐書李密傳單雄信尤能馬上用槍後降王世充爲大將軍太宗圍東都雄信出軍拒戰授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少退太宗由是獲免新唐書尉遲敬德傳秦王與王世充戰驍將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按此二傳所述一事也今演劇者備言徐世勣尉遲恭皆有所本

尉遲恭

唐書尉遲敬德傳云尉遲敬德婁直頗以激切自負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曰爾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辱罷名讓之致仕後聞太宗將伐高麗上言夷貊小國不足任萬乘願委之將佐帝不納詔以本官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按今演劇者有打朝有裝瘋兩齣蓋打朝實裝瘋虛也

李元霸

唐書高祖諸子傳高祖二十二子竇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元吉元霸元弼字大德幼辨惠隋大業十年薨年十六

無子武德元年追王及諡曰衛懷王按今小說家所言元
霸勇力事正史俱無之

紅綃紅線

崑崙奴傳云大曆中有崔生其父與蓋代勳臣一品者善
使生往省疾一品名生入室有三侍妓皆豔絕命衣紅綃
者擎盃桃與生食辭出復命紅綃送之紅綃示以手語生
歸而神迷意奪家有崑崙奴摩勒探知其情曰此小事耳
落以青絹爲生製束身衣負之逾十重垣入歌妓院院有
緝犬搃殺之生攀簾見妓妓問何神術至此生具告摩勒
之謀乃召勒入飲之且曰賢爪牙既有此術何妨脫我挫

牟摩勒曰此亦小事耳復雙負之飛出及旦一品驚覺自
知是俠士挈之懼他禍不敢聲問紅綰卒歸於生又甘澤
謠云紅線者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也至德後兩河未
甯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田承嗣女以浹往來而承
嗣方募武勇覲弁潞州嵩憂悶不知所出紅線言能解主
憂請暫放一到魏城乃入房飭行具倏忽不見嵩危坐以
待聞一葉墮聲起問卽紅線回矣報曰某子夜二刻達魏
城歷數門及寢所見田親家枕劍酣眠劍前仰開一金合
合內書身生甲子與北斗神名某遂持合以歸守護人無
一覺者嵩大喜發使遺承嗣書曰昨夜有客來云自元帥

沐頭獲一金合不敢畱謹却封納承嗣驚惶絕倒明日專使歸命紅線乃辭嵩曰某前本男子因誤下孕婦蟲瘕謫爲凡賤女子今旣十九年矣且全兩城人性命可贖前罪還本形矣嵩集賓友餞別線爲醉離席遂亡所在沈德符願曲雜言云梁伯龍有紅線紅綃二雜劇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謂之雙紅遂成惡趣矣

長生殿

長生殿戲最爲雅奏諳崑曲者無不喜之而余頗不以爲然卽如絮閣搜鞵等齣陳陳相因未免如聽古樂而思卧
三 醉酒一齣尤近惡道不能人云亦云也惟此戲之起傳

聞各殊虞山王京淑柳南隨筆云康熙丁卯戊辰間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爲第一時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 大內覽之稱善賞諸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藩稱之於是諸王府及閣部大臣凡有讌集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其數悉如 內賜先後所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語洪曰賴君新製吾獲賞賜多矣請張宴爲君壽而卽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游當邀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爲羅致而獨不及吾邑趙星瞻徵介時趙道館給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 國忌設宴張樂

爲大不敬請按律治罪奏入得 旨下刑部獄凡士夫及

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秋谷贊善

執信

海昌查夏

重太學

嗣璣

其最著者也後查以改名登第而趙竟廢置

終身矣近日錢唐梁應來兩般秋雨庵隨筆云黃六鴻者
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上物及詩稿徧送諸
名士至趙秋谷贊善趙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謝黃
遂銜之刻骨乃未幾而有 國喪演劇一事黃遂據實彈
劾 朝廷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爲有心諷刺大怒遂罷
趙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京師有詩詠其事今人但傳可憐
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二句不知此詩原有三首

也其一云 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

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其二云秋谷才華迥絕儔少

年科第盡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其三

云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游抖擻香金求脫網

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炎是日亦

在座對簿時賂聚和班伶人詭稱未遇得免徐豐頤修髯

有周道士之稱也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

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裨畦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

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淒絕慧政明珠謗偶然之句

梧桐夜雨元人雜劇亦明皇幸蜀事樊榭老人歎爲字字典雅者也惟兩書

所記各有不同百餘年中事焉得一博雅君子一質之

雙忠傳

演張巡許遠故事者大率依附唐書言張巡守睢陽括城中老幼凡食三萬口又殺愛妾饗士許遠亦有殺奴哺卒事惟揚州江防丞鍾浥雲力闢其說以爲張許名將必無此殘忍不仁之事且著爲論以辨之浥雲好爲議論往往驚其四筵同人亦鮮不反脣相攻者余曰我有一說爲諸公釋爭可乎宋王明清摭青雜說云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每遣小校數隊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千人至六合縣西望見軍馬自西北來兼資斂所部

隱蘆荻中聞一人言荻林中有生人知爲鬼兵乃免胄出見拜問神號答曰某唐張巡指對坐者曰此許遠指下坐者曰此雷萬春此南霽雲兼資少亦讀書因再拜頂禮曰史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果然否張曰有之而實不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不知果否張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之效死故自刎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見雷萬春面止一疤因拜問曰史言將軍面著六箭而一疤何也雷曰當時六箭五著兜鍪人人相傳謂吾面著六

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威之耳此事雖未足深信然
問答數語頗中情理足與史傳相參滄雲其亦可藉此以
伸其說耳

脫靴

今劇場演高力士爲李太白脫靴論者多以爲荒誕而不
知事本正史舊唐書李白傳云日與酒徒醉於酒肆元宗
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卽
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沈醉殿上引足令高
力士脫靴由是斥去

御甲封王

劇場演郭子儀奏凱回朝初入見奏曰念臣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全禮二字甚合古意由禮介若不拜爲其拜而夔拜注云夔拜則失容節夔猶詐也疏云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蓋以鎧不宛轉故致形儀不足所謂不能全禮也孔叢子問軍篇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史記絳侯世家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皆足與曲禮相證

梁顥

陳正敏遜齋閑覽載梁顥登第詩天福三年來應試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天福三

年是五代晉高祖戊辰雍熙二載是宋太宗乙酉中間相距四十七年夫以弱冠應舉卽四十餘年而後登第亦不應如世所傳八十二魁大廷云云也宋史本傳明言雍熙二載舉進士賜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雍熙二年至景德元年纔二十年則顯亦不得以八十二歲登第史傳之言各有差互此當闕疑

三門

有優人以牙牌呈請點戲者中有三門一齣客詰之優人曰此卽魯智深醉酒草坐中客皆大笑曰何以誤山門爲三門余解之曰此殆非誤也釋氏要覽云寺宇開三門者

佛地論云謂空門無相門無作門故名三門然則作山門者轉誤特非優人所能見及耳然山門亦自有出處高僧傳云支遁於石城山立棲光寺宴坐山門游心禪苑蘇文忠公留佛印玉帶於金山亦有永鎮山門語

陳季常

南戲有跪池一齣北戲更演爲變羊一事尤爲誕妄絕倫但其事亦有所本而皆以爲陳季常則不可不辨耳藝文類聚載京邑士人婦大妬常以長繩繫夫足喚便牽繩士密與巫姬謀因婦睡士以繩繫羊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名問巫巫曰先人怪娘積惡故郎君變羊能悔

可祈請婦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
詣神前禱祝士徐徐還婦見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
曰猶憶噉草不美婦愈悲哀後畧復妬士卽伏地作羊鳴
婦驚起永謝不敢按此事與陳季常無涉而陳季常之懼
內則自古著名季常名慥與東坡友好坡詩有龍邱居士
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
茫然欬公注云龍邱居士指言陳季常也季常妻柳氏最
悍妬每季常設客有聲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
爲散去故因詩戲之又容齋三筆云黃魯直有與陳季常
簡云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方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

比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帖云云論若坑骨味法當如是
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耶則柳氏之妬
名固已彰著於外故蘇黃亦不妨質實言之耳 在閣知
新錄云世以妬婦比獅子而續文獻稱獅子日食醋酪各
一瓶喫醋之說殆本此

掃秦

戲場有掃秦之瘋僧卽濟顛俗以爲地藏王現身江湖雜
記載其事云秦檜旣殺武穆向靈隱祈禱有一行者亂言
譏檜檜問其居址僧賦詩有相公問我歸何處家在東南
第一峯之句檜令隸何立物色之立至一宮殿見僧坐決

事立竊問之答曰地藏王決秦檜殺岳飛事數卒隨引檜
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牕事發矣按
雲邁淡墨所載與此略同邱氏遺珠所載亦有東牕事發
語知此戲不盡屬子虛也

孫白名

在揚州譙劇適演孫志靖潼關之戰通名時誤以傳爲傳
鍾迨雲郡丞疑之客有力辨是傳非傳者余亦猝無以折
之歸寓後始廣借明史通鑑輯覽綱目三編勝朝殉節諸
臣錄及孫白谷集問之乃皆作傳不作傳蓋宋儒有陳君
舉名傳良者人多誤爲傳良此實傳庭又或誤以爲傳庭

耳食之徒遂習焉弗察耳

秋香

姚旅露書云吉道人父秉中以給諫論嚴氏廷杖死道人
七歲爲任子十七與客登虎邱適上海有宦客夫人擁諸
婢來游一婢秋香姣好道人有姊之喪外衣白衫裏服紫
襖絳襯風動初聞秋香見而含笑去道人以爲悅已物色
之乃易姓名葉昂改或於作窶人子往煇宦家縫人鬻身
爲奴宦家見其閑雅令侍二子讀書二子愛暱焉一日求
歸娶二子曰汝無歸我言之大人爲汝娶道大曰必爲我
娶者願得夫人婢秋香他非願也二子爲力請與之定晴

之夕解衣依然紫襖絳裋也秋香凝睇良久曰君非虎邱少年耶君貴介何爲人奴道人曰吾爲子含笑目成屈體惟子故耳會勾吳學博遷上海令道人嘗師事者下車道人隨主人謁焉旣出竊假主人衣冠入見令報謁主人並謁道人旋道人從兄東游其僕偶見道人急持以歸宦家始悉道人顛末具數百金裝送秋香歸道人道人名之任字應生江陰人本姓華爲母舅趙子按今演其事爲劇移以屬唐伯虎云

一捧雪

一捧雪傳奇他處少演者余惟從蘇州得觀蓋卽蘇州事

故蘇人無不能言其本末所謂莫濛士乃濛名若謂莫好古玩好古如以手捧雪不可久也沈德符野獲編云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時鄢懋卿以總辦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家難以可堵動乃託蘇州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演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賢中丞往還思賢名好翁州山人世貞之父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蘇門卽命湯以善價購之旣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一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時旣得此卷珍爲異寶用以爲諸畫壓卷置酒會

諸貴人賞之有妬中丞者直發其爲贗本嚴世蕃大慚怒
頓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卽湯姓者怨弇
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又王襄廣彙云嚴世蕃嘗索
古畫於王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
於辨畫者往來忬家有所求世貞斥之其人知忬所獻畫
非真蹟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巡按方恪劾忬失
職世蕃遂告嵩票本論死廣彙所載稍畧而情節與野獲
運相同又孫之騄二申野錄注云後世蕃受刑弇州兄弟
得其一體熟而薦之父靈大慟兩人對食畢而後已詩
中貽禍一至於此况又有小人交搆其間釀成尤烈也按

所云詩者謂楊椒山死弇州以詩弔之刑部員外况叔祺錄以示高所云畫卽指清明上河卷也 又按湯臣卽湯裱褙今蘇州裝潢店尙是其後人聞乾隆間尙有湯某者精於此藝余初至蘇時則羣推吳文玉者爲絕技余所得字畫頗佳者皆以付吳其工值不論貲而裝成自然精絕繼至則吳文玉已物故有子繼其業雖一蟹不及一蟹然究係家傳海內殆無第二家矣

浪跡續談卷七

福州梁章鉅撰

道光年間四太傅

道光丙午余居揚州適儀徵師以重宴鹿鳴蒙 恩加太傅銜師受寵若驚囑余攷 國朝加太傅銜者若干人謹

按我 朝滿漢大臣生前得太傅加銜者不過六人

如金文通

洪文襄范文肅郭文端曹文正長文襄皆已詳前書其由身後得贈銜者亦不過十

餘人而吾師更由太子太保銜超加七級至太傅銜尤爲

曠典乃甫踰兩年在溫州郡署接閱邸抄則戊申正月初

二日長洲相國潘芝軒公亦由太子太保 恩加太傅銜

以狀元宰輔位冠朝端而膺茲異數尤爲稽古殊榮儀徵
師以林下得之芝軒公與曹文正師以現任得之前後不
過十餘年中更爲 國家盛事余於三太傅皆有知遇之
感而儀徵師與芝軒公又皆夙締文字之緣惜迫隨曹文
正師適在機務填委之時不獲乞其片言隻字爲憾耳

芝軒相國爲余題漢瓦研冊已錄梓入師友集中甲辰年
余以七十自壽詩寄呈相國卽賜和韻四章手書金箋橫
幅寄贈時已七十六歲而聲律完足寫作俱精讀者無不
爲天人而預知其福澤之未艾也因屬兒輩寶藏之而
附錄其句於此云話別春明記十年康侯述職會朝 天

丙申歲君擢撫廣西來京遷昭忽忽已十年矣移從桂嶺承恩渥喜聽蘭階報

捷先辛丑君移撫江蘇是年哲嗣長君成進士玉節三持晉開府金闈兩度賦

歸田藤花早誦琳琅集又寄親書自壽篇康濟當年貧

澤鴻至今猶頌富韓公三英久著旬宣績四郡頻資濬滄

功率屬勉登循吏傳愛才真有古人風更欣餘事滄浪暮

逸韻應追宋漫翁聞道黃樓樂遂初園林清福足相於

傳經近接三珠樹君與先兄樹庭甲寅同年命詞吉甫與次兒曾瑩辛丑同年仲己亥出余選

家何子貞門下敬叔丁酉註選旁搜萬卷書君所著文選鄉舉與余猶子選祔同年旁證極為眩

治金石怡情徵上壽烟雲過眼富吾廬君收藏金石甚富懸車

真羨神仙侶早仿鴻臚繪卜居君仿禹鴻臚卜居圖天

教謝傅卧東山琴鶴隨身自在閒矍鑠正誇吟興健婆娑
儘許俗塵刪衰遲愧我稱先進勇退如公得大還重宴鹿
鳴開九表者英應冠杖朝班

元旦開筆

今人於每年元旦作字必先用紅箋莊書兩語如元旦開
筆百事大吉之類或作動筆或作舉筆士農工商皆然隨
人所寫無一定也記余少時先資政公於開年必令書元
旦開筆讀書進益八字乾隆辛亥年則令書元旦開筆入
泮第一是年秋果入縣庠第一名甲寅年元旦語余曰汝
現應舉但書元旦舉筆可也是年果舉於鄉此後則遺侍

之日多音容杳不可復接矣憶余偶問此事起於何時公曰似前明卽有之前人多作把筆五燈會元載淨慈道昌舉此語云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此是三家村裡保正書門的又大梅祖鏡云歲朝把筆萬事皆吉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則此事由來久矣按吳中相傳林少穆陳芝楣二公同在百文敏公金陵節幕度歲署中賓朋頗盛元旦清晨齊至林少穆房中賀歲見壁間貼元旦開筆領袖蓬山一紅箋次至陳芝楣房中見所貼紅箋正同此八字不謀而合二公亦相視而笑是歲少穆卽登館選逾數科芝楣亦以鼎甲入翰林遂爲一時佳話憶余於道光

辛丑冬在江蘇巡撫任內引疾 奏請開缺歲除尙在節
署候 旨權篆者爲程晴峰方伯與同僚商同勸余銷假
時余閉門謝客已久晴峰擬以元旦入見時面陳是日直
入余臥室見余几上有紅箋楷書元旦開筆歸田大吉八
字默然而出語同僚曰憲意已決似無煩口舌矣同年吳
棣華聞之笑曰元旦開筆等字無人不寫而歸田大吉之
語似前此竟未之聞可爲此事開山手矣

上大人

余前撰歸田瑣記載祝允明猥談言上大人孔乙巳化三
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謂此係孔子

上父書近似有理葉盛水東日記宋學士晚年寫此必知
所自似是元末明初有此語既閱通俗篇載傳燈錄云或
問陳尊宿如何是一代時教陳曰上大人邱乙巳五燈會
元亦載郭功甫謁白雲雲曰夜來枕上作箇山頌謝功甫
大儒乃曰上大人邱乙巳化三千七十五爾小生八九子
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初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據此則
知唐末先有此語北宋時已爲小兒誦矣其文特取筆畫
簡少以便童蒙無取義理祝氏之說未免附會無稽矣

千家詩

宋劉后村有分門纂類唐宋千家詩選所錄惟近體而趣

尚顯易本爲初學設也今村塾所謂千家詩上集七言絕八十三首下集七言律三十九首大半在后村選中蓋據其本而增刪之故詩僅數十家而仍以千家爲名下集忽有明太祖送楊文廣征南之作又或作贈毛伯溫南征實不可解可知增刪者出明人之手也

百家姓

玉照新志百家姓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蓋趙乃本朝國姓錢氏奉正朔故以錢次之孫乃忠懿王之正妃其次則南唐李氏次句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嬪妃也按陸放翁自注農子十日乃遣子入學所讀雜事百家姓之

顏謂之村書則百家姓之有自宋前無疑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干姓編一卷不著撰人末云嘉祐八年采真子記豈卽所著耶明洪武時翰林編修吳沈等據戶部黃冊編爲千家姓見楊升菴外集蓋古百家姓原不止百家戒菴漫筆云百家姓單姓四百零八複姓三十是也

三字經

揚州包松溪太守新得諸城劉文清公楷書三字經全文墨蹟將鉤勒上石寄書屬余題其冊首按三字經世傳爲王伯厚作或又曰是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字正叔廣東順德人未知孰是要皆宋人也坊間有別本多出元明統

系數句是明人所添蕭良有龍文鞭影言里中熊氏藏有
大板三字經明蜀人梁應升爲之圖聊城傅光宅爲之序
較舊板多叙元明統系八句紀文達師言趙南星集有三
字經注一卷其宋以後亦多出數句而與蕭良有所述又
微有不同今不知文清所書是從何本也

萬字文

千字文人所熟知問以萬字文皆瞠目矣按萬字文階滿
徽撰去周興嗣作千字文時年代殊非懸絕而傳世獨罕
當是因其繁多之故耳近年有重編千字文爲祝嘏之辭
者始於彭文勤師時吾鄉游彤卣侍御亦集賦一首皆一

時極思可稱傑作此在乾隆庚戌 八旬慶典時至嘉慶
庚辰葉東卿兵部 志說 獻 萬壽頌冊重編千字文十首
名爲萬言頌則更度越前人矣

手不釋卷

鄭蘇年師主鼇峰講席來從游者甚衆師校閱課卷必詳
必慎幾有日不暇給之形時余讀禮家居師令襄同校閱
自鐫一小印曰手不釋卷笑謂余曰此四字究不知始於
何時余曰但記得華陽博議中有此語而不名一人如謂
馬懷素口思禮於休烈李瑛仕宦中不釋卷者劉曷魯肅
崔林辛術軍旅中不釋卷者劉寶王起趙逸崔元翰董璲

中不釋卷者司馬光童稚中不釋卷者裴皞亂離中不釋卷者皇甫謐斐漢疾病中不釋卷者師賞其博洽

添注塗改

今刊場格式卷末須注明添注塗改蓋自唐時卽有之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皆令注明乙音主與黠同文字遺落鈎其旁以補之畫作乙形今人以爲甲乙之乙誤矣又漢書東方朔傳輒乙其處謂止絕處黠而記之如今人讀書以朱識其所止作作形亦非甲乙之乙也

十六羅漢

客有以丁南羽白描羅漢索題者並言世稱十八羅漢而

此只十六無乃缺歟余曰十六羅漢之名自古所傳如是
釋典載佛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囑十六阿羅故張
僧繇盧楞伽所畫皆止十六清波雜誌載蘇扶搗古畫羅
漢十有六求山谷題名號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十六僧
來挂塔江西通志載貫休於雲堂院畫羅漢已畢十五從
禪定起寫本身以足之則十六之數歷有明證惟東坡集
有十八羅漢讚前十六尊與梵志合後二尊一曰慶友一
曰賓頭盧然賓頭盧卽賓度盧跋羅墮闍實復出也然貫
休所畫羅漢有十六亦有十八恭讀

純廟集中有唐貫休十八羅漢讚始知西城十六應真外

別有降龍伏虎二尊者一爲戛沙鴉巴尊者一爲納達密
答喇尊者以具大神通法力故亦得阿羅漢名按東坡所
讚小羅怛羅尊者則曰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似指降龍於
伐那婆斯尊者則曰逐獸於原得箭忘弓似指伏虎惟羅
怛羅卽喇呼拉尊者伐那婆斯卽拔那拔西尊者由此土
僧伽未能深通貝葉輾轉傳訛致此外錯今謹依西洲聖
因寺所藏貫休十六羅漢遺跡御製讚跋考定第一爲
阿阿達達機機尊者原題第十三第二爲阿資答尊者原題第
氏多氏多第三爲拔納西尊者原題第十四代第四爲嘎禮嘎
尊者原題第七第五爲拔雜逋答喇尊者原題第五伐
哩哩尊者哩

者第六爲

拔

哈達喇尊者

原題第六勃沒

第七爲嘎納嘎巴

薩尊者

原題第三賓頭盧

第八爲嘎納嘎

拔喇鍛雜尊者

原題第二迦諾

第九爲拔

嘎拉尊者

原題第五拔

第十爲

喇呼拉尊者

原題第十羅

第十一爲租查巴納塔嘎尊者

原題第十六注

第十二爲畢那楂拉

拔喇鍛雜尊者

原題羅跋囉

第十三爲巴納塔嘎尊者

原題第十半第十

四爲納阿噶塞納尊者

原題第十四那

第十五爲鍋巴嘎

尊者

原題第九戒第十六爲阿必達尊者

原題第四難提

者伏讀

御跋云唐貫休畫十六應真像見宣和畫譜自

廣明至今垂千年流傳浙中供藏於錢塘聖因寺乾隆丁

丑仲春南巡駐西湖行宮詣寺瞻禮因一展觀信奇筆也
第尊者名號沿譯經之舊未合梵夾本音其名次前後亦
與章嘉國師據梵經所定互異爰以今定同文韻統合音
字並位次注於原署標識之下云云時僧明水復爲敬謹
勒石余於客秋游西湖始從寺僧乞得搨紙一副歸而敬
述之如此

四大金剛

四大金剛彼教但稱天王長阿含經云東方天王名多羅
吒領乾闥婆及毗舍闍神將護弗婆提人南方天王名毗
瑠璃領鳩槃荼及薛荔神護閻浮提人西方天王名毗瑠

博義領一切諸龍及富單那護瞿耶尼人北方天王名也
沙王領夜叉羅刹將護鬱單越人謂之金剛者以所執之
杵號之耳娑沙論稱四天王身長一拘盧舍四分之一西
國以五百弓爲拘盧舍八尺爲弓蓋其長百丈故凡塑天
王者皆特長大也

韋馱

翻譯名義云韋馱是符檄用徵召也與今所謂護法韋馱
無涉其護法者蓋跋闍羅波臧跋闍羅此云金剛波臧此
云手因其手執金剛杵遂以名之 按今大小叢林頭門
內皆立執杵韋馱有以手按杵據地者有雙手合掌捧杵

者詢之老僧始知合掌捧杵爲接待寺凡游方釋子到寺皆蒙供養其按杵據地者則否可以一望而知也

風調雨順

唐書禮儀志武王伐紂五方神來受事各以其職命焉旣而克殷風調雨順王業在閣知新錄凡寺門金剛各執一物俗謂風調雨順執劍者風也執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執蛇者順也獨順字思之不得其解楊升菴藝林伐山云所執非蛇乃蜃也蜃形似蛇而大字音如順然則風神傳之四大金剛非無本矣

國泰民安

今人言風調雨順必連舉國泰民安四字記得六研齋筆記載項子京藏芝麻一粒一面書風調雨順一而書國泰民安云出南宋官中異人所獻者然則此八字之相連成文由來久矣猶憶觀劇時有一齣忘其名某縣令在任頗作威福去任之日三班六役環送令問曰自我莅此地後外間議論如何衆答曰自官到此風調雨順復問曰今我去此地外間議論又如何衆答曰官今去此却也國泰民安令爲嗒然

尼菴

余官江蘇時往來丹徒河干甚屢習見一尼菴頗冷落近

年過之則門戶斬新香火甚盛相距不過十餘年耳偶因夜泊與菴旁一老翁詰其顛末翁年踰七十矣慨然曰凡寺觀之盛衰雖關氣運而人事亦與有功焉此菴初不擬一日遇都天廟會甚熱鬧菴前趕會之船不少有美婦趁船到此登岸一足悞陷汗泥急行入菴衆目皆覩而舟子忽譁言婦給船錢一百乃是冥資急入菴理論則菴中並無此婦方與菴尼詰論舟子忽見座上大士像一足徧染汗泥乃大驚悟伏地叩首卽將冥資焚於爐中於是闐塞入菴聚觀者無不合聲誦佛信爲大士顯靈適舟中人又來報香氣四騰衆益駭異遠近傳聞自此拋捨皆至香火

遂煊赫至今實則婦與舟子皆菴尼所夥串婦一入船卽卸裝改容而以汙泥移入大土足下耳此事近來知者漸夥而菴之靈感如舊則其氣運尙未衰也

運木井

西湖淨慈寺之運木井余已載其說於歸田瑣記中而不知蘇州之元妙觀亦有此奇事嘉慶二十二年雷擊元妙觀大殿中西北一柱支持重大勢甚可危然徧選東西兩匯之木材無以易之是冬常熟福山口外漁舟於水中遇一浮物視之巨木也擬牽往江北售賣半濟風阻而回再往又如如是異之始曳入港則風水皆順直達縣城東門外

言港橋停泊觀者如堵其木可兩圍有半水苔青綠滿其上木梢刊崇禎三年四字禎年兩字甚分明崇三兩字模糊以意度之良是蘇城人聞之出錢數十千購去而元妙觀因此興修大殿至今完固夫天生巨材上鐫前代年號自是因工入選乃選而未用歷二百年之久浮沈於汪洋浩渺之中卒無遇合一旦自來以供要用此與檜園所載大慈寺建轉藏殿少一梁材海仔大木濟之其事前後略同大抵魏峩廟宇皆有運可憑心神弄其巧以應運未可皆以爲事出偶然也

十二屬

十二辰各有所屬其說始於論衡 物勢篇言其十一所缺
惟龍而言毒篇有辰爲龍巳爲蛇 二語合之今說已無參
差而統謂之曰禽比史宇文護 貽護書曰昔在武川鎮
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 以一身屬蛇梁沈炯有十二
屬詩屬之稱當在此時法苑珠林 引大集經言其所由來
曰閻浮提外四方海中有十二 龍並是菩薩化導人道初
生當菩薩住窟卽屬此獸護持 得益故漢地十二辰依此
行也所說十二獸無虎而有師子 蓋彼方名虎曰師子耳
其所以分配之義則陽谷漫錄 言之頗詳據云子寅辰午
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 爲名風虎龍馬猴狗五指

而馬單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爲名牛羊雞猪皆四爪兔兩爪蛇兩舌也朱子嘗論易乾馬坤牛震龍巽雞坎豕離雉艮狗兌羊此取象自有來歷非假譬之十二屬頗與八卦取象相類得云無來歷乎翟晴江曰觀蒼頡造字亥與豕共一筆小殊而已字直象蛇形則其來歷復矣

楊公忌

軌論云宋術士楊救貧習堪輿術爲時俗所推其說一年有十三日百事禁忌名曰楊公忌然其日多賢哲誕生如孔子及唐代宗宋孝宗孟嘗君崔信明蘇東坡之流今用

其日者亦未蒙禍害按今人所傳楊公忌以正月十三日爲始餘每月皆隔前一日惟七月有兩日一爲初一日一爲二十九日亦隔前一日也故合爲十三日然不信其說者多憶余以十二月十九日完娶家中親友並以此楊公忌日必不可用先資政公毅然用之余亦了不介意後清河君佐余歷官中外膺二品誥封育五男四女身享中壽族中皆以爲有福完人則又何忌之有乎

歸忌往亡

今人出行避往亡日歸家避歸忌日其說最先後漢書郭躬傳云桓帝時有陳伯敬者行路聞凶便解駕畱止還觸

歸忌則寄宿鄉亭注引歷法云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通鑑卷一百十五注引歷書云二月以驚蟄後十四日爲往亡此皆於今選擇書所載不符然論衡辨崇篇云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則古人已駁之矣

賞善罰惡

杭州吳山上城隍廟頭門外有牆四面甚高廣慈溪盛小
本以大隸書作賞善罰惡四大字極竒偉此廟不毀此字亦當不磨也或疑此四字所出不古按公羊傳序疏云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雲笈七籤天真告聖行真士云行

善益筭行惡奪筭賞善罰惡各有職司報應之理毫分無失則此四字之由來亦久矣

物故

古人稱死爲物故史記司馬相如傳治道二歲不成士卒多物故漢書蘇武傳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

壁

世人於却人餽遺率書其簡曰壁翟晴江謂歸璧事出左傳史記者凡五其一爲晉獻公用荀息議以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以伐虢隨以滅虞荀息操璧前曰璧猶是也此與今人却餽之情事不合一爲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之將賣之石也王定而獻之復爲玉此明言爲玉而不得以璧代之一爲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趙璧藺相如奉璧往視秦無意償城使從者懷其璧亡歸於趙此秦恃強詐取相如以死爭歸此何等事似不宜用於和好之交際一爲秦使者夜過華陰有人持璧遮道言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此更非嘉事惟左氏傳僖二十二年負羈饋公子重耳盤飧置璧公子受殮反其璧此一事最切合故今人多援此爲比至

晴江又謂當本儀禮聘禮者復卿皮弁還玉於館歎記聘
義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二事然聘義注明言財謂璧
璋享幣也是所還惟圭璋而璧固受之則於今人用璧之
義愈不合矣故家曜北直斷爲用負羈事又言左氏傳昭
十三年有衛人饋叔向羹與錦叔向受羹反錦事則用錦
字亦與璧相同若今人有用蘭相如事竟用趙字者則恐
不可爲訓也

縉紳

今人呼鄉宦之家居者爲縉紳其實當作搢紳搢說文訓
插禮玉藻言搢珽內則言搢笏晉書輿服志云古者貴賤

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笏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亦作薦紳史記封禪書注云鄭衆注周禮云搢讀曰薦則薦亦是進謂進而置於紳帶之間故亦作薦紳惟史記封禪書縉紳者不道故今人皆仿之稱縉紳但言搢紳言薦紳二字意不平列而言縉紳則二字必平列作對老杜詩北斗司喉舌東方領縉紳皇甫冉詩地控吳襟帶才光漢縉紳宇文融詩雜沓喧簫鼓歡娛洽縉紳則皆作平對也

東西

謝靈運太守語余日向聞朱石君師言世俗通行之語但

舉東西而不言南北者袁謂吾儒之教卽孔子之東家某
西卽彼教謂西方之聖人舉此二端足以函蓋一切矣惜
當時未聞所據何書余嘗私質之紀文達師師笑曰石君
篤信彼教故其論如此然余嘗聞明思陵偶問詞臣曰今
市肆交易但言買東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輔臣周延儒對
曰南方火北方水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此
不待交易故但言東西耳思陵善之余謂周乃小人捷給
取辨一時亦未見確鑿齊書豫章王嶷傳上謂嶷曰百年
亦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得似當時已謂物爲東
西物產四方而約舉東西正猶史記四時而約言春秋耳

老草

朱子訓學齋規云寫字未問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老草據此則今人言潦草者乃老草之訛因音而轉耳

求佛

相傳康熙間 朝廷遣漢大臣張鵬翮往諭俄羅斯於二十七年五月朔出居庸關經蒙古四十九家地界入噶爾噶境六月二十七日遇番僧數人面目類羅漢而身骨俱軟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腋跏趺似羅漢狀內一僧能華語自言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徧游普陀五臺峩嶺諸名

山不見有佛後聞達賴喇嘛似之及往見而知其非也又傳聞外國有金丹喇嘛是佛涉窮荒往視之又非也今值喀爾喀爲厄魯持所敗捨去行李失散同伴僅存殘喘耳張語之曰爾捨生死游徧中外求活佛而究竟天下果有佛耶無耶僧笑曰今日乃知其無矣張曰既知其無益反而求諸心鹿鹿奔走何爲耶僧唯唯乃去時有勇於闡佛者執此事大張其喙又有攘臂爭之曰有西土僧語人曰我聞中土有聖人徧尋至山東見衍聖公而知其非也究竟天下之聖人有耶無耶闡佛者語塞余謂卽心卽佛四字最爲彼教真實之言必待一真活佛當前始爲見佛

有何益吾儒之書曰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其於彼教又將毋同 按此條見一斑錄所載張文端公有奉使日記一書內無此條不知此何所據也

十二經脈

今人於文字間往往舍習用之本名而輒欲仿古一紀時也不言甲乙而必曰關逢曰旃蒙一紀地也不言江浙而必曰姑胥曰于越此猶不過取新耳目於施用初無所妨也若乃延醫診脈按證製方而亦必隱奧其語變易其名使病者回惑自疑旁人游移而鮮據誠恐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卽如五臟六腑之分爲十二經也肝與膽相表裡脾

與胃相表裡心與小腸相表裡肺與大腸相表裡腎與膀胱相表裡心包與三焦相表裡此蓋人宜知之矣今不言肝膽而必曰足厥陰足少陽不言脾胃而必曰足太陰足陽明不言心與小腸而必曰手少陰手太陽不言肺與大腸而必曰手太陰手陽明不言腎與膀胱而必曰足少陰足太陽不言心包與三焦而必曰手厥陰手少陽言者縱能了然於口聞者未必卽了然於心避熟而就生舍易而就難是亦不可以已乎

石門觀瀑

去秋舟過青田上岸觀石門洞瀑布憶游武夷之水簾洞

漁梁之萬葉寺瀑布皆震耀人間得此可稱鼎足歸舟中擬作小記紀之而鈍腕枯腸不能相稱勉成一詩了之而已至溫州獲讀張丹邨作楠太守梅綵隨筆中一則與余是游情景迥異景固奇亦其筆之奇足以達之也因亟錄以供卧游云丙子秋始游石門沿洄溪過石帆溪流屈曲行萬山中頗似巖瀨至洞口登岸雙峰對峙如門遂見瀑布挂峭壁間時大雨新霽過小橋行百餘步卽有水花隨風飄灑密若雨點乃易雨衣持繖再行數十步至石門書院則風更緊如雨點者更密不能前進矣仰望萬斛飛泉噴薄倒瀉長數百丈若白龍騰空而下者下注池石怒而

躍起捲成雪堆又若龍門深湫盤擊作勢嘔強波心者風
聲水聲震山撼谷對面不聞人語則又若獨行空山中風
雨驟至雷電交作者佇至片時衣衫盡濕髮墜齒墜人
披余回舟中易衣日纔過午遂解纜直抵青田又次日回
懼再游則飛流中斷滄濛作雨狀隨風飄灑如雲烟聚散
激溜百態又如素練遇風搖曳不定視前景又一變矣
按余近游情景恰與太守後游相仿太守前游僅抵石門
書院而止其距瀑布尚遠余則安行徐進不覺直抵瀑邊
視太守所詣近至數倍並無飛沫濺身濕衣之事而飛舞
眩忽之狀所見愈真既思其故皆是日風勢之順逆爲之

太守值打頭風余則立於風背故情事頓殊不足爲異擬俟回糴時細加領畧不知能似太守之前游否耳

溫州科目

溫州科目南宋時最盛有一年出身至數十人者其兄弟同科祖孫父子接跡如永嘉吳氏者不可枚舉狀元得五人紹興丁丑樂清王十朋隆興癸未永嘉木待問嘉定辛未永嘉趙建大嘉熙戊戌平陽周坦淳祐辛丑平陽徐徽夫武科亦得十人平陽極盛紹興陳整陳鵬乾道蔡必勝淳熙黃裒然紹熙林管端平朱熠淳祐章夢飛咸淳翁諤林時中皆平陽人惟景定蔡起辛爲瑞安人

武三元

明代三元惟商文毅一人溫州則有武三元永嘉王名世
萬厯丁酉順天鄉試戊戌會試廷試皆第一官錦衣衛千
戶剛介不避權貴博通經史善書工詩手不釋卷時稱爲
文武全才

節儉正直詩

恭兒權守溫州適東偏客廨無額因取節儉正直四字榜
之時值府試補考泰順縣文童偶以此四字爲試帖題通
場無妥協之詩齋塾中內外孫等初學爲試律問此題應
如何作法余告之曰此題四字平列若以唐人之格繩之

自以合寫渾寫爲正若以近時風氣論之則必以分貼四
項爲工六韻者可用一層分貼八韻者竟須用兩層分貼
今日館閣諸公乃優爲之原非所望於童子試且此題四
字皆仄聲點題卽不容易毋怪乎通場之無合作也恭兒
五試春官皆俛得復失於試帖用力頗深自爲擬程一首
越日卽以手稿呈閱雖未爲警策之篇而運筆尙能空靈
配詞亦頗勻稱在此題亦可稱合作因附錄於叢談之後
以爲內外孫準繩焉詩云節儉尋常事還兼正直恩一麾
臨要地四字奉良規禮要隨時擢用擢節廉眞待養宜用儉
以養廉語從繩先檢柙用木從繩如矢莫差池用其直守約防

嗟若用不節若懲奢用國奢示形端用形同此表用形

正道用不直則經訓用不直則西河句本子夏小序古而朱子述之臣

心比闕知客夏請訓時卽懸楣資觸日日誦五經詩

時次兒丁辰由內閣衙門請假南來省視歡聚署中卽

令其襄同校閱遂亦擬作一首則又別出機杼與恭兒所

作乃異曲同工因並錄之詩云經訓兼庭訓翹瞻四字楣

家常原節儉正直備箴規度本隨心制用節以純憑與衆

宜用儉吾蒿邪須判別邪用邪寺論蓬植自扶持中用蓬生麻

直象齒焚先凜脈肩陋不辭政行憑所帥用子帥以正繩

在孰能欺用繩墨誠陳不南國周王化東甌太守詩循咳

饒樂事握管佐委蛇

浪跡續談卷八

福州梁章鉅撰

懸車

余以六十八歲引疾歸田或讓之曰禮言七十致仕故古人以七十爲懸車之年今君未及年而退母乃過急乎余曰通鑑目錄載韋世康之言曰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三國志徐宣傳云宣曰七十有懸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辭疾遜位今余之退不猶行古之道哉且吾子亦嘗深考懸車之義乎白虎通致仕篇云懸車示不用也此當解也抑余嘗讀公羊桓五年傳疏云舊說日在懸輿一日

之暮人生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懸輿致仕淮南子天文訓亦云日至於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此古義也大約皆言遲暮宜息之期初何嘗必以七十爲限乎

黎明

余於逆旅中見壁上近人所書朱柏廬先生格言首句作黎明卽起同行者笑以爲誤筆余謂此非誤也今人但知作黎明而不知古人正作犁明史記呂后紀注徐廣曰犁猶比也諸言黎明者將明之時又作犁旦南越傳犁旦城中皆降伏波索隱云犁黑也天未明而尙黑也是作犁明

正合古義又今人以早晨爲清早而不知古人但作侵早
杜老贈崔評事天子朝侵早賈島新居詩門嘗侵早開王
建宮詞爲報請王侵早入翟晴江曰侵早卽凌晨之謂作
清早者非然杜老詩老夫清晨梳白頭清早卽清晨之意
亦未爲不可也

靈徹詩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無不知誦此詩
者而率不知爲唐詩且不知爲釋靈徹詩且不知此詩爲
宋慶厯中始出按集古錄云世俗相傳此二句以爲俚諺
慶厯中許元爲發運使因修江岸得石刻於池陽江水中

漢書卷之九
始知爲釋靈徹詩也

通用字

兩般秋兩菴隨筆云馬字之爲用不一然不外記數象形
二義禮投壺請爲勝者立馬今俗猜枚之物曰拳馬銜銀
之物曰法馬賭博之物曰籌馬又以筆畫一至九數曰打
馬此皆記數之馬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歧其首橫木於
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俗亦稱木馬插秧之杓名秧馬周禮掌
舍設棊桓再重注行馬也又紙上畫神佛像祭賽後焚之
曰中馬又都會水陸之衡曰馬頭又三絃上承絃之物曰
三絃馬又都會水陸之衡曰馬頭又三絃上承絃之物曰
三絃馬又都會水陸之衡曰馬頭又三絃上承絃之物曰

內邊門曰馬門則不知何所取義余按鐵馬亦是象形只
乘馬者皆從邊上則舟中之邊門亦象形也惟今人麵食
必用數碟小菜佐之其名曰麪馬則實不知何所取耳又
頭字爲用亦不一俗以在內爲裡頭在外爲外頭在前爲
前頭在後爲後頭在上爲上頭在下爲下頭或疑外頭下
頭二字少用不知嬌聲出外頭李白詩也下頭應有茯苓
神曹松詩也皆語助辭耳以人體言眉曰眉頭駱賓王有
眉頭畫月新句鼻曰鼻頭白居易有聚作鼻頭辛句舌曰
舌頭杜荀鶴有喚客舌頭猶未穩句指曰指頭薛濤有言
語殷勤一指頭句器用之屬如鉢頭見張祐詩杷頭見東

坡詩地面之屬如田頭市頭步頭之稱更不勝枚舉矣又按歸田錄云打字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名儒碩學語皆如此徧檢字書了無此義蘆浦筆記云世言打字尙多不止歐陽公所云也左藏有打套局諸庫支酒謂之打發印文書謂之打印結筭謂之打筭裝飾謂之打扮席地而睡謂之打鋪收拾爲打屋又曰打逆畚築之間有打號行路曰打包打轎雜謔

曰打誦道有打供又有打睡打嚏打話打點打合打筆
至如打麵打餅打百索打絲打簾打薦打席打籬笆之類
能收齋漫錄云打字從手从丁蓋以手當其事者此說得
之矣 按打字古自音滴耿不知何時轉爲丁雅今時並
收入馬韻矣

同姓名

古今同姓名者詳見梁元帝及明余寅周應賓所撰同姓
名錄近人汪龍莊又有二十四史同姓名錄於邵氏續宏簡錄
所列九伯顏十五脫脫外尙有十一伯顏十二脫脫蓋
元明以後同姓名者尤夥悉數難終今試將 本朝大臣

丙之與前人同姓名者略舉之如孟津王文安公鐸之前

有唐僖宗朝同平章事王鐸

王炎子

錢塘黃文僖公機之前

有宋撰竹齋詩話之黃機

字幾仲東陽人

青陽大宗伯吳襄之前

有吳三桂父吳襄福建巡撫王恕之前明已有兩王恕桐

城張文和公廷玉之前有明撰理性元雅之張廷玉

延安人

應庚戌進士

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之前有宋王安石之弟王安

國大興朱文正師之前有明撰名蹟錄之朱珪

字伯盛崑山人

青

浦王侍郎昶之前有三國志中之王昶同安李忠毅公長

庚之前有宋撰冰壺集之李長庚蒲城王文端公鼎之前

有遼作松椒錄之王鼎當塗黃勤敏師鉞之前有明靖難

給事中黃鉞

常熟人

其庶僚及名人亦復難以枚舉也

自鳴鐘

程應小牘云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儀不同爲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爲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有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卽執辰牌循環而出此全與今之自鳴鐘相似吾鄉福州鼓樓上舊設十二辰牌屆時自能更換相傳此器是元時福甯陳石堂先生普所製傳流至康熙間爲周櫟園方伯取去則亦中土人所造巧捷之法又豈必索之外洋人哉今閩廣及蘇州等處皆能製自鳴鐘而齊梅麓太守彥博以精銅

製天球全具界以地平中用鐘表之法自能報時報刻以測星象節候不差毫釐則雖以西人爲之亦不過如此矣

龍泉窰

龍泉窰出龍泉縣以綠色勻淨裂紋隱隱有硃砂底者爲佳自析置龍泉入慶元縣窰地遂屬慶元去龍泉幾二百里而今人遇新出之青窰窰仍稱龍泉亦可笑也青窰窰地在琉田地方按龍泉舊志載章生二嘗主琉田窰凡磁出生二窰者必青瑩如玉今鮮有存者或一瓶一盤動博十數金其兄章生一窰所出之器淺綠斷紋號百圾碎尤難得世稱其兄之器曰哥窰稱弟之器曰弟窰或稱生二

章云

入學忌偶年

北史李渾弟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拘忌不許北齊書亦云繪年六歲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繪竊其姊筆牘之間遂通急就章按史傳所云偶者言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耳非忌偶年入學也所云年俗忌者恰不知何忌耳余以六歲入學雖於學無所成亦不見有所忌今人五歲入學既嫌太小而必拋置此六歲一年不亦甚可惜哉

秀才

秀才二字始見管子小匡篇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暱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楊升菴謂始於趙武靈王吳越無秀才之語考其原文乃是秀士非秀才也史記儒林傳公孫宏等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是秀才科名所自起日知錄云唐代舉秀才者止十餘人凡貢舉有博議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其次明經其次進士明實錄云洪武十四年六月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則今世學者所惡聞之號也

東面書正字

今人東面必書正字蓋自前代已然觚不觚錄云故事投刺通於東面書一正字雖不知所從來而承傳已久丙子入朝見投刺俱不書正字蓋爲避江陵諱故也按今時仍通用之其有或改書端字肅字者則各自避其家諱耳聞杭州人言梁文莊詩正家中羣從東帖悉用肅字

署名加制字

今人居憂服中有不得已與人通簡帖之事祇須於姓名上加制字不必更於名上加粘素紙惟斷不可用從吉三字余於退菴隨筆中已詳言之而近人多漠不關心卽通

人亦有習而不知其非者或更縮寫從吉二字作咎字冒
禁忘哀真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按制字最古禮記喪服四
制有以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世專於喪言制蓋本
於此至從吉二字始見晉書孟陋傳陋喪母毀瘠殆於滅
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勸之然後從吉則不可
以爲三年內之通稱明矣唐律不孝條居父母喪釋服從
言者徒三年今律釋服從吉載於十惡之條卽期喪從吉
亦杖六十人亦奈何甘犯科條而徒以能書咎字爲巧乎

不宣備

浩然齋視聽鈔云今人答尾云不宣備本文選楊修答臨

澗侯牋末云造次不能宣備香祖筆記云宋人書問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朋友交馳曰不宣見東軒筆錄今人多不辨然三字之分別殊亦未解又沈括補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於尊書尾作敬空二字蓋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以待尊者之批反耳余聞之紀文達師曰札尾作謹空二字者以所餘之紙爲率餘紙多者必作謹空字或作慶餘二字所以防他人之攙入他語耳

橫筋

李義山雜俎謂食畢橫筋在羹碗上爲惡模樣而此風經久未改徐禎卿剪勝野聞云太祖命唐肅侍膳食訖橫筋

致恭帝問曰此何禮也肅對曰臣少習俗禮帝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成按此禮誠不宜施於天子若今人讌會往往如此未可厚非而卑幼之於尊長尤非此不足以及明恭今時下僚侍食於上官卽食畢亦往往作爲未畢之狀以待上官之放筯此正無於禮者之禮未可盡斥爲惡模樣矣

龍生九子

龍生九子之說不知始自何書升菴外集云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宏治中御書小帖以問內閣李文正據羅玘錙續之言具疏以對今影響記之一曰鼻鼻好負

重今碑下趺是也二曰鸞吻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好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蚣蝱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狻猊好煙火故立於香爐九曰椒圖好閉故立於門鋪按李文正陸文裕俱嘗記此其名亦或不同陸謂出山海經博物志攷二書今皆無之翟晴江謂本鋪績倡其說但云得於故冊面上疑其權時應命所撮造故升菴云影響記之也

貓衰犬旺

吾聞有貓衰犬旺之諺謂人家有貓犬自來主此兆也然

此語亦自古有之而各不同婁氏田家五行云凡六畜自來可占吉凶諺云猪來貧狗來富貓兒來開寶庫此與閩語不合又江盈科雪濤談叢載其邑諺有猪來窮來狗來富來貓來孝來故猪貓二物皆爲人忌有至必殺之又雅俗稽言云俗稱貓兒來帶麻布又稱貓兒來耗家蓋其家多鼠耗故貓來捕之因耗誤爲孝又因孝布轉爲麻布耳金海住先生云此等語聞諸長老謂是已然之效非將然之祥也窮則牆垣壁倒猪自闌入之富則庖厨狼藉狗自闌之開當舖則羣鼠所聚貓自共捕耳

酒色財

今人率以酒色財氣爲四戒莫知其始按後漢書楊東嘗
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財色也王禕華川卮辭云財者
陷身之阱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於斯三者
致戒焉灾禍其或寡矣是古原止有三戒不知何時添一
氣字殆始於明人

嫖

今人讀嫖爲瓢音字典云俗謂淫邪曰嫖故世有嫖賭飲
三般全之諺按此字傳記中甚少見惟漢書景十三王傳
廣川王立爲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注嫖匹昭
反金梅住云嫖以忽猶言瓢忽謂遠別父母也嫖字與嫖

姚校尉之嫖義同不關婦人淫邪事

嫖

嫖奴烏切古人每用此字嵇康與山巨源書足下若嫖之
不置隋書經籍志序釋迦之苦行也諸外道邪人並來嫖
惱以亂其志而不能得世說政事篇有署閣柱云閣東有
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別嫖不得休詩家更多用之梁
吳孜春閨怨云柳枝皆嫖燕桑葉復催蠶王安石詩云細
浪嫖雪于娉婷韓駒詩云弟妹乘羊車堂中走相嫖

見怪不怪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此語起於唐時亦實有此理可作座

右銘也藝文類聚引見異錄云魏元忠未達時家貧獨一婢方漫有老猿爲看火婢驚白公公曰猿聞我闕僕爲執事耳又嘗呼蒼頭未應犬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又獨坐官車以拱於前公曰汝輩飢求食於我乎乃飼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公曰汝能徙我於堂下乎婦人竟昇堂下曰可復徙堂中乎羣婦昇舊所曰能徙我於街市乎羣婦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哉故語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三多

今人每以三多爲頌禱之詞問其出典輒以華封三祝應

然華封事見莊子天地篇堯觀乎華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未嘗指爲三多也三多事惟見玉海載楊文莊公徽之言曰學者當取三多乃看讀多持論多著述多也此言甚有味今俗言多福多壽多男子實無所出華封人但言多男不可強合孫志祖讀書脞語亦辨之並云若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則三多並非佳語矣

致劉玉坡督部

題詞書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之夏閩浙總督劉玉坡督部由福建巡閱至浙江將以次按臨溫州未到之前一月有杭州友

人書告余云劉督部近有不滿於足下之語不審何故
余亦茫然不知所由來越日書又來云僕聞足下所刻歸
田賦記中有誹謗督部之詩深所不喜恐溫州相見時或
費唇舌耳余始恍然有悟伏思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况誹謗乎且匿怨而友其人古人所恥此事誠不可以隱
忍含糊若無以自明卽無以對友因尋繹往事手繕長函
先期遣僕迎投其辭曰憶自乙未道出武林匆匆一晤頃
益投紵此後遂成神交繼則粵西同官不果曾蒙頒寄楹
帖挂屏至今奉爲墨寶迨至吳越隣治當羽書擾攘之際
僅得尺素頻通而不獲親承教誨然彼此相契之篤迥異

尋常異姓手足之稱卽此時所訂也自執事總制閩浙日著盡勤某早以病告歸伏處浦城山邑常與藥餌爲緣亦不敢以寒暄虛文瀆塵視聽前歲因家食不給挈兒輩出代爲謀官作餬口計繼因左支右絀集腋不成遂在揚州遷延一年彼時忽得都中友人信云劉玉翁頗有不適於是下足下與玉翁均是爽直一路人何以彼此不合爲公乎抑爲私乎某始聞之而駭繼謂此旁觀擬議之私談無足介意乃昨得杭州友人信又有齒及此事者並云甚以拙刻之歸田瑣記爲非是則不能不爲執事懃陳之夫以執事所處之地諸多棘手某所深知特憤時之過不禁形

諸筆墨然局中之難局外人不代爲設身處地轉從而噴
有頌言本非怨道某前以病辭官卽不能保人之不相責
今且慮人責之不暇而敢於責人乎竊謂拙刻中有致劉
次白中丞一書因恨異族之逼處語頗切直次白虛中雅
懷並不以爲忤過浦城時猶蒙訪我敝廬譙談竟日極歡
而散豈次白不辨而執事轉爲代抱不平乎無已則有二
詩乃全爲舉商一事而發被舉之家橫加疑謗於某不得
已以詩自明詩意不過謂此事實發自上非起自下詩云
大府風聞曷可當承流太守亦堂堂流丸自向甌夷止但
笑蚍蜉撼樹狂或執事之不滿於某卽爲此詩乎舉商之

事是非自有公論豈一人口舌所能爭惜執事到閩時某以水陸程途錯互未得促膝細陳又不便形諸楮筆耳其第二詩爲喜雨而作則直是讚揚執事之實情詩云側目驕陽作暢晴怨咨誰復問輿情玉清畢竟垂慈易一灑甘霖起頌聲蓋是時令浦邑者奉行不善以致大結民怨謗議沸騰直至四月杪執事洞徹根由立將某令撤任而民心始定頌聲甫作旋沛甘霖玉清垂慈正謂此也故不禁歡欣鼓舞道之玉清二字關合台號且於詩後專注月日以明之以竊附於詩史之義浦之人上至今能述之執事何不一加俯察乎至卷末覆廖尙書魏山長一書則就事

論事撫今追昔更與執事不相干涉憶前戊子己丑間台
省捐修通志共有數萬金彼時付一故紳主持如擲虛牝
至今爲人口實皆尙憤憤不平前捐之數出於清城結富
者卽不少此次勸捐信到正值舉商之際目擊逃避者紛
紛實屬難於爲力不免切實言之並非於梓鄉義舉視之
漠然原書謂奉大府傳諭而來其或卽緣此而遂開罪於
執事乎惟是執事芥蒂之端數者必居一於此而在某實
一無成見卽以目前而論若果與執事齟齬不合豈有爲
子指省捐官而偏擇一齟齬不合之第一大憲託其宇下
夫卽不望其垂青格外獨不畏其遇事吹求乎則雖至愚

者斷不出此矣究之拙刻皆信筆直書實不免有招忌之處卽如前呈之楹聯續話中有兩將軍難兄難弟一中丞憂國憂民二語經執事作信力勸而刪之此足見執事關愛之深亦卽足徵鄙人之傾倒於執事者非一日矣乃執事不前好之念而以逆億相加則信乎投杼之言古今動色矣某獲交海內賢豪不下百十輩周旋且數十年從無匿怨而友其人及凶終隙末之事尙願執事熟察此信頗釋前疑且旣蒙結爲異姓手足則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所望於執事者正未有艾也兒子現權甌守僅免賂累轉眼亦卽須交卸補實尙遙遙無期楚香先生

爲十九年前山左同官直至前歲始得重晤其待兒子頗厚現在溫州之署雖係頂委到班而恐其憚於遠行曾託旁人再三下詢意殊可感此番轉恐以我兩人誼誼之故不無瞻顧於中尙望執事以前言業經永釋附函闕會俾得坦然於胸敢拜下風所禱不淺晤教在卽諸容面覆不宣

附玉坡督部覆書云濶別十有餘年並尺書亦多阻隔近始以校閱之役班荆道左備領塵談蓋已願慰生平乃復惠陽錦聯洋烟以示永好之意而且珍香墨沛每飯不忘佳釀延齡瀕行見貺故人之有加無已眞令受

之者感謝難名別後登程猶覺神依左右回思我兩人
心性之契合言論之投機可一日亦可百年可自信亦
可共信固非因久不相見遂爲流言所中者昔讀吾兄
歸田瑣記諸大作曾因詩旨淵微淺識不無誤會迨後
子細紬繹殊覺命意措詞祇有過譽之情聞之足以自
勉豈等谷風之章刺及朋友耶交友之道必兼規勸卽
使我兄不滿於弟不妨直言相告亦奚必託諸歌詠而
使之聞之前事懷疑本已永釋嗣在黃巖途次接讀手
札再三棒誦仰見真情摯意流露行間不特我兄之襟
懷朗然若揭卽弟之前後衷曲亦無不盡入鑒中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至於如此設使相逢不偶尺素鮮通竊
恐他人之致書我兄者尙不止爲公爲私之語一再傳
來卽蒙我兄相信有素而譖之者或無端構衅或借題
作文必使得行其說而後已則我兄之包涵於弟者固
無已時而弟之開罪於我兄正不自知其凡幾矣昔日
傾蓋如故今茲白首如新此中之作合天也非人也青
蠅之集可置勿論專泐申謝並布歎忱卽請鈞安伏惟
雲鑒不備